

協大圖書館存

鼠疫治法

鼠疫治法

甲午鼠疫大盛，螺洲陳宅刊印鼠疫約編，分送各鄉。活人無算，此為統及吾友林行院先生所目擊者也。寓邵武三年。餘近者茲地亦漸有鼠疫，嘗與行院議取此書重印，以備參考。而榕垣淪陷時，行院藏書悉毀於寇，統家載籍又多在舊都，初後親朋流離轉徙，而福州鼠疫之不作者，業已廿載有餘。度此書盡束之高閣矣。邇聞永安亦多死鼠，吾戚緊洲陳杰士先生節錄此書，經省政府秘書廳付印頒發，承邵武中學見假一冊，爰為之印布，用誌其緣如右。

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五日陳遵統易園識

病情

鼠疫初起，有先惡寒者，有不惡寒者，既熱之後，即不惡寒，有先結核而後熱者，有先熱而後結核者，有發熱結核同見者，有見核不見熱者，有見熱不見核者，有汗有不汗者，有渴有不渴者，皆無不頭痛，身痛，四肢痠痺，其兼見者，疔瘡斑痧，血嘔，咯吐，甚而煩燥，懊憹，昏憤，謔語，瞽亂，顛狂，痞滿，腹痛，便秘，結痧，流舌，焦起，刺，身黑，如煤，目暝，耳聾，骨痠，足腫，舌裂，唇裂，脈厥，體厥，種種惡症，無非熱毒迫血成瘀所致，古方服之多不效，惟王魚臣先生醫林改錯活血解毒湯，以治此症，最為得宜，傳表宜加白虎傳裏宜加承氣，傳心胞宜加羚羊犀角方中用西藏紅花去瘀尤見捷效。

辨症

核小色白，不發熱，為輕症，宜急治。
核小而紅，頭微痛，身微熱，體微痠痺，為稍重證，若面目紅赤，旋必大熱，大渴，痛痺，照重證治。

單核紅腫大熱，大渴，頭痛，身痛，四肢痠痺，為重證。

多核燭紅，隨時增長，熱渴，痛痺，疔瘡（起泡，或白，或黑，破流黃水，或

突起如乳頭，及斑（黑片如雲）疹（紅粒如麻）血（咯唾帶血）謔語（說憎語）顛狂

腹痛腹脹（稍痛脹不必甚）大便結熱結旁流（有糞汁，無糞渣，勿誤無

瀉皆危證）若服藥後嘔（咳嗽出血）下（大便下瘀）婦女非月信來血，係

毒外出佳兆也，不必驚疑。

或陡見熱渴痛痺，四證或初惡寒，旋見四證，求見結核，及舌黑起刺，

循衣摸牀，手足擺舞，脈厥（無脈可按）體厥（身冷也）皆至危證。

初起血不行，微紅，微腫，微熱，微痛，結核見於頸脅，臍膀，大腿間，亦見

於手足頭面，腹背，以上病尚淺。

核愈腫愈大，熱作而見頭痛身痺，熱甚而見為大汗作渴，以上病已重，

熱毒愈深，瘀血愈甚，則有疔瘡等症，逆而妄行，則有衄咯等症，上

攻心已，則有謔語等證，下擾腸腹，則有脹痛等證，以上皆危證。

若初病暴作，熱渴痛痺，昏憒等證，或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面目周

身紅赤，皆未見有核，與病四五日即見目瞑耳聾唇焦舌黑等症，其證

為更危，甚而服藥即吐，牙關緊閉，亦可救，救法見各證治法條下，至

脈厥體厥，面青面藍，與噴血不止者更危矣。

服藥後口漱瘀血，小便如血，大便下血，或下醬色糞，婦女非月信而血至

或色帶紫黑，係瘀血外行，為收症，不必慮。

初愈手足微冷，氣血未達也，對時自暖（此言初愈肢微冷，不可驟服溫

補藥）愈後七八日不大便，精液未充也，與前之熱毒秘結異。

愈後手足浮腫，氣復而血未復，氣無所依附也。與氣滯水泛異。二三日血復自消。此言愈後浮腫，不宜服破氣利水藥。

病愈人因幾無人色，昏昏熟睡，脈亦和緩無汗，困也，非脫也。

以上四症，切勿溫補，寒下破氣利水，以致虛而又虛。熱退復熱，惟食取清潤藥，用滋陰，安靜調養十餘日愈矣。

初起一二日病在上焦，故易治。至四日傳入中焦，治已稍難。再誤至七日傳入下焦，病勢愈危，亦有一日即傳中焦，二三日即傳下焦者。

上焦（金鑑以寸關尺三部，分上中下三焦，何部大屬何焦）脈不緩不

緊，不浮不沉而動數，尺膚熱（尺部膚肌熱也），頭痛，身痛，微惡風寒，

熱渴，自汗，日午復熱甚，間有不惡風寒，不汗不渴者，舌紅白。

中焦，面目俱赤，語聲重濁，呼吸俱粗，大便閉，小便濇，舌胎老黃，甚則黑有芒刺，但惡熱不惡寒。

下焦，熱邪久羈，或下或木下，或夜熱早涼，或熱退無汗，或身熱面赤，

口舌燥甚，舌蹇，或舌縮，瘕（用弓反張）厥（身冷）神昏，循衣摸床，舌

縮，耳聾，與三四日耳聾者，是齒黑唇裂，脈見結代或二至或無。

辨脈

吳又可論瘟疫之初起，脈不浮不沉而數。熱邪傳表，則脈浮而數。傳裏則脈沉而數。吳鞠通論瘟疫初中上焦，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

兩寸獨大尺膚熱傳至中焦在表則脈浮洪躁甚在裏則脈沉數
有力甚則脈體反小而實更甚則脈沉伏或並脈亦厥
傳至下焦或見沈實或見燥盛或見沈數或見虛大或結代或見
細促甚有兩至與無者
楊玉甫論瘟疫初起不浮不沈中按洪長滑數右手反盛左手溫
病始發未嘗不發熱頭痛而脈見沈濇小急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
不能發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四肢不熱此名厥正雜氣怫鬱
大邪閉脈而伏也急以鹹寒大苦之味大清大瀉之若過之則壞
事矣若和之則病甚矣故脈沈而濇甚至六脈俱無此脈厥也手
足逆冷甚至通身冰涼此體厥也即仲景所謂陽厥厥淺熱亦
淺厥深熱亦深下之斷不可遲
羅按切鼠疫初證三脈如見不浮不沈不緩不緊而數右盛於左
兼初起四肢痠痺可知無核之鼠疫矣
鄭按若核既見或已誤藥誤時當信守本方加減所云本方即加減解毒活血湯
舍脈而從症蓋此時熱沸毒聚瘀凝血壅絡脈不舒切亦不準

守方原方及加減法

經驗加減解毒活血湯 初起切勿減少藥味減輕分兩

連翹 三錢 柴胡 二錢 葛根 二錢 生地 五錢 當歸 一錢半 赤芍 三錢

桃仁 八錢 去皮 紅花 五錢 川朴 一錢 甘草 二錢

羅芝園曰此方以桃仁為君而輔以歸去瘀而通壅翹芍為臣而兼以地清熱而解毒朴甘為佐使疏氣而和藥氣行則血通紫葛以解肌退熱而拒邪邪除則病愈惟其對症用藥故能投無不效加西藏紅花二錢最有效

羅芝園曰輕症照原方一服所云原方即羅氏加減解毒活血湯下倣此稍重症日夜二服加銀花竹葉各二錢如微渴微汗加石膏五錢知母三錢少則二三劑愈多則六七劑愈未愈不妨再服重症危症至危症初起惡寒照原方服柴葛各加一錢或寒或熱

無熱皆宜若見大熱言大熱者可初加銀花竹葉各三錢西藏紅花一

錢半如無西藏紅花本方紅花可用八錢或加紫草茸三錢或加蘇木三錢亦可

若熱渴至憎有汗並加白虎湯壯弱者石膏少七錢知母少三錢梗米五錢本方甘草改三錢是也。

疔瘡加紫地丁三錢外用藥頻塗（鄭按發核又加生疔則毒重而症危矣。原方加紫地丁者所以解疔毒也。又菖蒲為治疔解毒聖藥用鮮的搗汁沖服取效尤捷）小便不利加車前草三錢用鮮的更好痰多加貝母三錢危症本方翹芍地草各加一錢至危四味加各二錢並加重白虎竹葉銀花各三錢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一錢半皆宜日夜連三服（鄭按發核之症挾痰者甚多加貝母固屬至穩不如再加萊菔汁沖服尤靈或用鮮葶薤洗去皮海蜇皮洗去礬煎湯代水為引更見靈妙若見痰壅神昏譫語當先服萬氏牛黃清心丸後再取本方加味方能挽回重症服後熱渴仍不退照原方雙劑合服日夜各一服惟柴葛歸可照加倍各酌減一錢朴酌減五分餘俱加倍仍加重石膏知母竹葉銀花羚羊犀角西藏紅花（鄭按此時病勢已岌岌危殆惟）有遵守是方放膽服之藥力一到無不日易危為安若症重藥輕則貽誤匪鮮矣。

雙劑服後熱渴仍不減不妨雙劑照加再服數劑以熱渴退為

度熱渴退而未清切不可止藥用單劑日夜二服此藥最易

症加藥稍為酌減熱初退時切忌食粥復病所見多矣仍按

若外熱減而內熱不減熱在胸熱毒入包絡必神昏譫語加清宮

湯日夜三服元參麥冬各三錢淡竹葉心各三錢犀角各二錢

蓮子心五分是也並加西藏紅花錢半日夜連三服以退為度熱退

未清間有譫語仍日夜二服加藥酌減貧難備藥可加葉行

心生燈草紫草各三錢或加蘇木三錢亦可鄭按如日夜

三服清宮湯仍見神昏譫語舌絳無夜恐開邪陷毒將攻心當急

服至寶丹通絡開竅立展神明候神識已清再以李方按法施治

無不霍然

若見顛狂雙劑合服加重白虎並竹葉心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

各三錢鄭按如貧難備藥可除羚羊等三味加黃芩麥冬各五錢

又按鼠核神識昏迷或狂走大叫毒氣遍走內外口生瘡或大便

不通皆熱毒攻心宜急服紫雪丹考徐靈胎有言邪火毒火穿經

入臟無藥可治惟此丹能消解其效如神

病稍退後須接連服藥若服藥即吐熱毒攻胃取鮮竹茹三錢瀉

鹽輕搓洗煎先服服藥不吐用薑汁煎服並擦天柱骨亦可

熱在膈，熱毒入營，舌絳而乾，反不渴，加清營湯，犀角、元參、麥冬、銀花各三錢，丹參二錢，合本方連翹生地是也。並加西藏紅花、錢半，日夜連三服，未愈再服。鄭按：若因貧不能備，羚羊、犀角、西藏紅花等藥者，可改用竹葉心、生燈草、紫草茸、蘇木以代之。

血從上逆，見衄咯等證，加犀角、地黃湯，犀角、丹皮各三錢，本方生地黃改一兩，赤芍仍舊是也。並加西藏紅花、錢半，日夜連三服，未愈再服。見斑、加化斑湯，即白虎湯，加元參三錢，犀角二錢是也。見疹，加銀翹散、銀花、牛蒡子各三錢，竹葉大青、葉丹皮各二錢，各本方連翹、甘草是也。二症多見於大熱後，當大熱見吐，宜日夜三服，若微熱時，見日夜二服，若舌苔微黃，外微熱而內煩燥，懊憹，加元參、梔子、黃芩各三錢，或並加淡豆豉二錢，日夜三服，皆以愈為度。以上皆二三日內上焦症也。鄭按：疫氣盛行，遇斑疹之症，以葉天士神犀丹用涼開水沖一二丸，熱退神清，或下醬黃矣。主症自去，屢試屢驗。過此傳入中焦，核愈腫大，面目紅赤，舌胎老黃，午後熱甚，若兼見渴，強壯者加重白虎湯，脈浮而促，加減味竹葉石膏湯，竹葉五錢，石膏八錢，麥冬六錢，本方甘草改三錢是也。二證能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錢半更好。或加梔子、黃芩各三錢亦好，皆宜日夜連三服，未愈再服，以熱退為度。

熱退未清，忽惡寒（惡寒之時必發戰）施大熱（大熱之時必發汗）是謂戰汗，汗透熱解，若以虛汗出未透，致熱未清，宜加增液湯以助其液，汗

出自透。

可見陽明津液最關緊要

元參一兩，麥冬與本方生地各八錢是也。日夜二服（鄭

按疫症有戰汗，亦此邪大機括。魏柳州云：脈象忽然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之。此皆忽寒發戰時所見病也，不可不知。此宜益胃以助津液，則汗自透。）

餘熱未退，小便閉而譫語，加車前水通各二錢，羚羊犀角各錢半，實

者加車前水通淡竹葉，竹葉心各二錢，日夜二服。

大熱而渴，舌黑起刺，腹脹腹痛（脹痛不必大甚，微有脹痛即是大便秘結而

譫語，熱結旁流（純流稀汁，絕無糞渣）體厥（手足身冷）厥脈（脈伏而遲）

六證見一，皆宜下。此時危在旦夕，宜急不宜緩，亦宜重不宜輕，故人屬

強壯，脈沈數有力，或沈小而實，宜用雙劑加大承氣，大黃少七錢，朴

硝少三錢，枳實，合本方川朴各二錢是也。能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

二錢更好，一服不下，不妨雙劑照加再服，以下為度，此係屢驗，必重

用方效，即重用未見有直瀉者，不過大便稍利耳。（鄭按：或下瘀血或

下醬，皆皆毒瘀外出之兆，最為佳境。）

下後熱仍不退，痛脹結流，四證見一（即上文所云腹脹腹痛熱結旁流）

仍宜用下藥，用單劑加大黃五錢，朴硝二錢，川朴錢半，接服，若再

下熱必退矣。

下後仍有微熱，間有譫語，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一錢，日夜二服，

以熱清為度。負者可加淡竹葉竹葉心各二錢。無熱仍有謔語，本方柴葛減半加元參麥冬各二錢，淡竹葉竹葉心各一錢，日夜二服可矣。

若大熱大渴並見痛脹結流四證之一，人壯脈實，不妨重加白虎承氣同服藥用雙劑，以下為度，此表裏雙解法。

若病家懼石膏大黃之多，可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龍胆草一分半，竹葉心二錢，藥用雙劑，連二服，如仍熱不退，便不下，可

並加石膏大黃各五錢，以下為度，以上皆六日以前中焦症也。若至七日，則傳下焦，治法

渴不退，人屬強壯，可重加白虎湯，日夜三服，以退為度。若前失治，仍熱

流等症，人屬強壯，可重加大承氣湯二服，以下為度，仍有微熱，獨見燥結，可加增液湯以潤之，日夜二服，仍不下，可加小承氣湯，大黃五錢，川

朴枳實各一錢是也。一服不下，不妨再服，以下為度。

若口燥舌乾，齒黑唇焦，不甚熱渴，脈見虛大，本方除柴葛加一甲

復脈湯。本方生地改用大乾生地六錢，甘草改用炙甘草六錢，赤芍

改用白芍六錢，餘藥照舊，並加麥冬不去心五錢，阿膠、芝麻仁

各三錢是也。日夜二服。鄭按一甲復脈湯，即加減復脈湯加牡蠣

液仍不復可，並加調胃承氣湯以和之，大黃三錢，朴硝五錢，合本

方甘草二錢是也。日夜二服以液生為度。若無別證，懼核未消，餘時不熱，獨見子午潮熱，本方除柴葛改用

天乾生地，各藥照舊加元參五錢，日夜二服，約三四服，熱可清矣。潮
熱譫語，並加竹葉心十枚為引。以上皆下焦證也。
若直中之症，初起太熱大渴，三日即見痛脹結流，舌色金黃，痰涎
壅甚等證，此三焦俱急也。人壯脈實，藥用雙劑，重加白虎承氣
小陷胸湯，半夏括蕁根各三錢，長沙方。黃連二錢是也。半夏宜
減半，日夜連二服，以病退為度。能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
更好。凡白虎承氣同用，即取石膏，知母大黃朴硝可也。原方必
全用。
若疫盛行時，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面目周身皆赤，此鼠疫之急
證，非風非脫，切忌艾火與灸，急用大針刺兩手足灣，約半分深，
撫出毒血，其人必醒。或用生薑十餘兩搗爛，手內包裹，蘸熱
酒周身重擦，自上而下，亦醒。或刮痧或針痧亦可醒。醒後即照原
方連服二三服。若見結核發熱，照上治法（法用細磁杯蓋，塗茶
油，傾手自上而下，先刮肩頸脊背，次刮胸前脅肋，次刮兩手灣
曲池穴，次刮兩足灣，委中穴，見有紅紫色，綻即止，無不霍然而醒。
老弱幼小，急迫祇用單劑，日夜惟二服，加石膏大黃減半，所
加各藥，小兒皆宜減半。幼小不能服藥，用鍼刺結核三四刺，以
如意油調藥末，日夜頻塗，十餘次亦可愈。

婦女同治。惟孕婦加黃芩桑寄生各三錢，以安胎。初起即宜急服。熱甚尤宜急追。熱久必墜胎也。若疑紅花桃仁墜胎，可改用紫草茸紫背天葵各三錢，惟宜下者除朴硝。

諸症皆除，惟核未消，仍宜服藥，瘀去未盡，必成瘡也。原方除柴葛改用大乾生地六錢，甘草改用炙草，與當歸俱加倍，其餘減半，加元參五錢，氣虛可加生芪三錢，每日一服，三四服後核必消，如消未盡，當歸四錢，大乾生地元參各六錢，麴芍桃紅減半，三分之二，生芪四錢，川朴五分，炙草三錢，再數服，或消散或破流黃水愈矣。初愈改用原方，實滋陰去瘀善後之良方也。人雖虛弱，切忌溫補，蓋熱證傷陰，初愈古方惟滋陰戒溫補，况結核未消，即熱毒未清，溫補助熱，其毒必發，此時體虛，再病必無救矣。惟質素虛寒，偶感熱毒，調治既清，復回本質，證見虛寒，然後用補，亦宜陰陽兩補，勿遽溫補，峻補貽害也。病時熱結旁流，已經加承氣下去，熱毒愈後六七日不大便，乃精液未充，用六成湯，當歸錢半，生地五錢，白芍一錢，天冬二錢，麥冬一錢，元參五錢，二服大便自易。初愈昏昏欲睡，手足微冷，

消後微有浮腫，此由虛未復，氣無所附，用補血湯，生芪八錢，當歸四錢，

皆宜小心體認。

如病家嫌於羊犀角西藏紅花昂貴分別熱盛毒盛兩途隨證加藥亦足以治病。如初起係熱盛之證加石膏知母淡竹葉或螺

壓菜

原書名

龍膽草

原書名

白茅根之類便可清熱如兼有

毒盛之證加

金銀花牛蒡子

人中黃之類便可解毒若熱

毒入心包也

於羊犀角西藏紅花

雖屬胃經藥然加生竹葉

心燈草心黃芩梔子

麥冬蓮子心元參之類便可除心包之熱

主母若熱毒入裏也加大黃朴硝枳殼以瀉之便可去腸胃之

熱毒

此證最易反覆有微熱未清而復有微熱方清而復以伏邪未盡也謂之自復照方按證加藥以清餘邪自愈有瘥後因飽食而復或因厚味而復以食物阻滯謂之食復輕則消穀自愈重則消道寸寸瘥如神龜山查麥芽去滯自愈有因梳洗沐浴多言妄動而復謂之勞復脈和証輕靜養良可愈脈虛証重調補血氣方愈勿用寒劑因服麥粒而復先服菜豆山查湯再用清補滋潤藥以調之

證發核有破口潰膿而至腐爛者其效有三一則因初起服辛

熱之藥致熱毒迫痰成膿。二則因初愈驟服溫補之藥及厚味穀食以致掀腫潰膿。三則因病重藥輕藥力未到亦必潰爛。最難收口非數十日調治不為功。若見熱退身涼脈靜舌淨惟破二處流黃水可內服四妙湯即下利神效。托裏散外用最藥。

四妙湯

即神效托裏散一名降癰活命飲

附列治疫內服各方

甘草節三錢

生綿老目五錢

當歸中八錢

金銀花

一兩

如氣血素虧核又掀腫勢將穿潰者加皂角針穿山甲各二錢。即能自潰潰後去皂針山甲核在耳後項側加升麻五分。在腋下加苦桔梗一錢。在腿邊加牛膝一錢。欲排膿加白芷三錢赤豆三錢。此方為瘡科聖藥。

托裏透膿湯

黨參一錢

白朮一錢

穿山甲一錢

皂角刺一錢

香白芷一錢

生綿耆二錢

當歸中二錢

醋青皮五分

升麻五分

甘草節五分

如核發腿足去升麻加牛膝一錢

應驗疫證方

紫花地丁 三錢 紫貝天葵 二錢 甘草節 二錢

荊芥穗 二錢 生大黃 二錢 穿山甲 二錢 牙皂 一錢半

土銀花 三錢 野菊花 三錢 西藏紅花 六分 熊膽 六分

(如有起核現紅色者，即將紫花地丁紫貝天葵，每味多加二錢銀花野菊，每味加多七錢)

經驗鼠疫方 初起發熱謔語，過一日則舌苔焦黃，口渴六

脈數大，因其先有內熱，再感天時，每起則傳裏，內攻陰分，故以生地鼈甲先實其陰，再以連翹銀花苦瓜洩裏熱，又以竹茹黃芩解其餘熱，白芍平其肝氣，須服三劑

生地黄 八錢 鮮竹茹 三錢 生鼈龜甲 一兩 香連翹 二錢

杭白芍 二錢 蘇銀花 二錢 黃條芩 二錢 苦瓜乾 三錢

治疫奇方

金銀花 三錢 生甘草 二錢 小粒烏豆 五錢微炒

白礬 二錢 淨黃土 五錢

右藥臨睡時服，至天明必汗出而愈，如不愈再服一劑，無不見效。

鼠疫驗方

大青 三錢

青黛 一錢

黃芩 三錢

花粉 三錢

人中黃 三錢

紫草茸 三錢

連翹 三錢

忍冬 三錢

梔子 二錢

此方屢驗活人多矣

治鼠疫毒核方

初起身熱面紅口渴心悶譫語者決是

此證其毒有在頭面四肢及身上初起如豆大過兩刻則如龍眼核大起在皮內以手按之應手而動急用仙人掌半個切碎煎水服之如見效則再服

新採驗方

生紫背浮萍去根取葉莖三四兩絞汁沖開水服或煎

服亦可

治出斑方

紫背天葵

紫花地丁 金銀花

生梔子 蒲公英

牛蒡子各三錢用水煎服忌食粥飯米泔

治疔瘡方

生白菊花連根如無花用葉搗取自然汁一杯滾酒

兌服或沖調水

鄭按此方見驗方新編為治疔解毒聖藥

疔瘡如有走黃發腫不省人事可搗菊葉自然汁開水沖服杯